

战略高手

Out of Sight

[美] 埃尔默·伦纳德 著
Elmore Leonard

姚向辉 译

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战略 高手

[美] 埃尔默·伦纳德 著

Elmore Leonard

姚向辉 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略高手 / (美) 伦纳德 (Leonard, E.) 著; 姚向辉译. —北京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6.3

书名原文: Out of Sight

ISBN 978-7-5192-0960-5

I. ①战… II. ①伦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2713 号

OUT OF SIGHT

Copyright©1990, Elmore Leonard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.

战略高手

著 者: [美] 埃尔默·伦纳德

译 者: 姚向辉

策划编辑: 霍雨佳

责任编辑: 霍雨佳 陈俞蓓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

邮 编: 100010

电 话: 010-64038355 (发行) 64015580 (客服) 64033507 (总编室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cbj.com.cn>

销 售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165千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192-0960-5

定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)

第一章

弗利没见过有哪家监狱能让你随随便便走到围栏边而不会吃子弹的。他对一个外号叫“狗哥”的警卫这么说，两人聊了起来：一个犯人和一个警卫，站在小礼拜堂和武装瞭望塔之间的阴凉处。这是红砖结构的监狱里的两幢红砖建筑物，两人都望着放风场。几百个囚犯顺着围栏一字排开，观看一场不戴护垫的橄榄球比赛，双方身穿相同的蓝色囚服，每次发球后都拼命想把对方打倒在地。

“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”弗利说，“对吧？我是说，除了让他们发泄侵略欲望。”

狗哥说：“你他妈在说什么？”

弗利进过三次监狱——两次州监狱，一次联邦监狱——外加五六次郡拘留所，这是他遇见的最白痴的看守。

“他们在打超级碗，”弗利说，“假装这是下周日的太阳魔体育场。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达拉斯牛仔队。”

狗哥说：“他们屁都不是，两边没一个是。”

弗利稍稍转身，看着警卫的侧脸：帽舌耷拉下来包着太阳镜。茶色衬衫，深棕色肩章，颜色相同的长裤，腰带上挂着对讲机和手电筒，没有武器。

弗利打量他的块头，和自己身高相仿，都是六英尺一。不同的是穿蓝色囚服的弗利没什么赘肉，警卫比他重大概四十磅——分量主要加在警卫的腰部，茶色衬衫裹着他活像香肠的肠衣。

弗利扭头继续看比赛。

他看见一个敏捷的黑人跑出来接球，防守方一个同样敏捷的黑人杀出来，抱颈阻截放翻他。队伍里有少数几个白人，胆子和块头都不小的摩托车手，堵在锋线上互相抡拳头，一个个纷纷倒下。场上没有拉丁裔。他们站在围栏前观看，除了两个家伙肩并肩绕场跑步：逆时针，无论是这儿，还是弗利听说过的每一所监狱，囚犯绕场跑步都永远是逆时针。

这两个家伙每天跑十英里，一周七天。

他们跑到放风场的这一头，离弗利越来越近，放慢步伐，变成快走：何塞·奇里诺和路易斯·里纳瑞斯，外号奇诺和露露，丈夫和老婆，两人都是小个子，都因为谋杀在服最短二十五年的刑期。越走越慢。

今天的十英里还差得远。他们绕过这一端，沿着场地侧

面向前走，经过观看比赛的罪犯，弗利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。

过了一分钟左右，他说：“有人要越狱。想知道时间和地点吗？”

狗哥盯着他，眼睛在太阳镜后眯成缝儿，他判断囚犯在说实话还是在胡扯淡的时候就是这个模样。

“说的是谁？”

弗利说：“狗哥啊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”他还是不看狗哥。

“我给你搞点儿烈酒。”

“顺便挣一笔？不，我要的是——”弗利扭头看着他，“安静。我从没进过这么倒霉的鬼地方，我向你保证。中等设防，但绝大多数犯人都是暴力犯。”

狗哥说：“你不也是其中之一？”

“就算以前是，现在也软下来了。你看那些弟兄，他们可是最凶残的一类罪犯。至于我？我可不怎么暴力，顶多小偷小摸成瘾，被关在外面就想溜门撬锁，所以他们打算把我关到老。”

狗哥还是眯着眼打量他。

“所以你想当线人了？”

“要是这么做能保证前途无忧，”弗利说，“那有什么

不好的呢？我给你机会阻止越狱，你给自己挣面子，在看守的职业生涯上更进一步。我得到平静。你在这儿一天，就能照顾我一天。允许我做点小生意，让我少干体力活……”

狗哥继续盯着他。

“有多少人参与？”

“听说六个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似乎是今晚。”

“知道都有谁吗？”

“知道，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五点半晚间点名之前咱们礼拜堂见。”

弗利盯着那双拼命打量他的眯缝眼，等待回答。

“怎么样，狗哥，想不想当英雄？”

午餐，弗利端着梅花肉炖红薯走过中央通道，在白T恤和黑头发之中寻找奇诺。看见了，他和一帮小个子同乡占据了一张餐桌，狼吞虎咽地吃奶酪通心面，刚才排队打饭时弗利没要这个。天，他那一盘像座小山。奇诺对面的男人从盘子里叉起一坨，也堆进奇诺的盘子。

他抬起眼睛，虬结的疤痕组织底下，一双黑眼睛盯着弗利，光看这个就能猜到他的职业，他年轻时是次中量级拳手，有人挡他财路，结果死在他手上。奇诺年近五十，但身

材保持得很好。弗利见过他上单杠连做三十个引体向上，腿连一下都没蹬，动作像是在凭空攀登。

奇诺对他点点头，但没有吩咐餐桌前的手下起来，让出位置给他。露露坐在他旁边，托盘上整整齐齐地码着通心粉、果冻和一杯牛奶——监狱向二十一岁以下的犯人供应牛奶，打造强壮而健康的身体。

弗利和一帮歹徒车手同桌吃饭，他们购买弗利出售的半品脱装朗姆酒。弗利出钱请狗哥偷运烈酒，以三倍价格卖给他们。他坐在那儿，听歹徒们说笑话，拿他的朗姆酒和尿相提并论，然后发散讨论，觉得自己的用词特别带劲，推测那到底是什么尿，狗尿，猫尿，会不会是鳄鱼尿？他们很喜欢这个想法。弗利觉得肯定是什么非同寻常的尿，说：“鸡尿怎么样？”全桌人亮出牙齿和正在咀嚼的食物，用狞笑和咕哝表示赞赏。弗利吃完东西，出去抽了根烟，等奇诺来找他。

奇诺出现了，露露跟着他——露露拥有少女般的睫毛，会气鼓鼓地看着你，可爱得不得了。奇诺用拳头说服了许多追求者，这才能够独占露露。他对弗利说过，露露进监狱之前并不是同性恋，但转变后成了此道好手。弗利对奇诺说他从没见过比他更凶残的次中量级拳手。弗利在洛杉矶抢银行的时候，见过他输给莫里齐奥·布拉沃。在拉斯维加斯的

美高梅大酒店见过他时运不济，输给墨西哥小子帕洛米诺：打到第六局，奇诺的右眼肿得睁不开，裁判终止比赛，判对方胜利。弗利说：“我没见过哪个拳手吃了那么多拳还能一次又一次冲上去的——洛奇除外。”奇诺的战绩是二十二胜十七负，并不算好，但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实在不坏。这个古巴人只允许弗利一个白人靠近他。

他搂着露露的肩膀走向弗利，胳膊滑下去，大拇指勾住露露的腰带，等于是用狗链拴着他。

弗利说：“就是今天了对吧？紧张吗？”

这家伙很冷静，面无表情。

“我说过了，哥们，超级碗那个星期天。”

“对，但我看见你提前了。”

奇诺眼睛里凶光一闪。

“你为什么认为是今天？”

“你们今天早上出来跑步，坚守习惯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。但你们只跑了两英里，保存体力准备大活动。然后我看见你吃了能有十磅的通心粉。都是些碳水化合物，储存能量。”

“我说过了，”奇诺说，“你想参加就一起来。”

“我会的，但我不想弄脏。”

“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只需要出去就行。”

“你确定你们挖过围栏了？”

“十五米半，多一米余量。”

从监狱礼拜堂底下暗处的维修空间开始，到监狱边界外紧邻刀锋铁丝网围栏的草地。他们从圣诞节前开挖，工具仅仅是赤手和半个铁锹头。礼拜堂正在增建新的耳房，他们从建筑工地偷来木料，加固地道的墙壁。圣诞节那天，弗利碰巧撞见奇诺和露露钻出礼拜堂前的无花果树丛，黑灰和烂泥涂了一脸，但蓝色囚服干干净净。

他们在干什么？在树丛里亲热？这不是奇诺的风格，于是拳击迷弗利说：“不想说就别说。”奇诺当时对他的白人朋友说：“想和我们走吗？”

弗利说 he 不想掺和——礼拜堂底下的维修空间只有三英尺高，里面一片漆黑，说不定爬着爬着会和鼯鼠来个脸贴脸。不了，谢谢。他对奇诺说道：“知道吗？你们在挖大沼泽的烂泥。我和人聊过，据说那是湿泥，会塌下来砸在你头上。”奇诺说是啊，大家都这么认为，但地道只塌过一次。只要够小心，慢慢挖，淤泥就能撑住，等到干了以后就没问题了。他对弗利说他们向下挖了四英尺，然后朝围栏的方向挖，地道宽一米高一米。每次下去一个人挖，把烂泥传出来，均匀地洒在维修空间里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每次下去两个人，换上放在底下的脏衣服，出来前再换回干净衣服。

圣诞节那天，弗利对奇诺说：“要是我都能撞见，警卫为什么还没发现？”

奇诺答道：“估计他们的想法和你一样，以为不可能在烂泥里挖地道，要么就是懒得爬到底下来看。看见我们身上脏兮兮的，他们只当我们在建筑工地干活。”

就是那天，奇诺说他们会在打超级碗的那个星期天出去，六点钟，所有人都在看比赛的时候。

但现在他们要提前五天逃跑了。

“提前完成了？”

奇诺望向放风场前端的围栏，围栏一边是行政楼，一边是靠近礼拜堂的武装瞭望塔。

“那些岗哨，看见他们在干什么吗？向外建造第二道围栏，和现在这道围栏相距五米。等到超级碗那个星期天，第二道围栏就已经建好了，我们只能再挖九天十天。所以天一黑我们就走。”

“点名时间。”

“对，等他们发现数字不对，”奇诺说，“会重头再点一遍。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逃跑了。你要是想走——我认真的——还是可以加入。”

“我没帮你们挖地道。”

“我说你可以加入，那就可以加入。”

“谢谢你的邀请。”弗利说着望向围栏和另一侧的访客停车区，前排有几辆车对着他们，离围栏只有几码。“确实很诱惑。但离文明世界还很远，到迈阿密有一百多英里呢。我年纪太大了，不适合忽然发疯，尝试玩这种花样。”

“你难道比我还老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但你身体好——还有小露露也是。”弗利朝小基佬使个眼色，天晓得为什么被恶狠狠地瞪了一眼。“但我要出去，可不能穿这身州监狱的囚服，或者不知道该去哪儿。妈的。我才刚进来，还在司法体系里摸爬滚打呢。”

奇诺说：“你混得不错，哥们。我不会担心你的。”

弗利按住小个子的肩膀。

“祝你好运，兄弟。出去了寄张明信片给我。”

有些新进来服刑的白小子每天吃过午饭就给家里打电话。他们在典狱长办公室门外的公用电话前排起长队。弗利进去把名字加在名单上，出来走到队伍最前面说：“弟兄们，我有个紧急电话要打。大家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”

大家怒视着他，但没人和他争吵。这些孩子是新来的，弗利是著名的重刑犯，抢过的银行比他们去兑过支票的银行还多。他在匿名自助会议上发言，谈论自尊，谈论怎么在监

狱里求生，绝不满嘴空话。他说要是觉得会有麻烦，捞个重东西抢先扑上去。弗利喜欢的是一英尺左右长度的铅管，他不用简易小刀。简易小刀太粗鲁和卑鄙，会让你沦落到暴徒和人渣的水平上去。

不，你只需要一铅管镶在对手的下巴上，要是来得及就打断他的双手。但如果你没有瞥见对方接近，那你就完了，所以你必须时刻警惕。能告诉这些鲜肉的只有这么多。

电话是对方付费的，接听的是个女人——弗利的前妻，如今住迈阿密海滩。他说：“嘿，阿黛尔，一向可好？”

她说：“又怎么了？”没有怨气，只是想知道答案。

他在加州隆波克蹲七年大牢的时候，阿黛尔和他离了婚，然后迁居佛罗里达。弗利从没有为此责怪过她。

他们是在拉斯维加斯认识的，当时她是酒吧女招待，穿一身暴露的亮片衣服。某天晚上两人感觉不错，于是结了婚，然后不到一年他就进了隆波克监狱。简而言之，他们甚至都没成家。出狱后几个月，弗利来到佛罗里达，两人之间似乎开始破镜重圆，碰头喝喝酒，一起上上床……阿黛尔说她还爱他，但请你别再提结婚了，谢谢。弗利觉得很愧疚，因为他在监狱里没法供养阿黛尔，而这种感觉又把他送进了监狱。他抢了沃思湖的一家巴内特银行，打算把赃款全部交给阿黛尔，表明他的心意——结果被抓，进格雷兹监狱服

刑，三十年到无期。按照如今刑期的执行标准，他至少要待四年才有资格假释。全都是因为他想当一个好男人。

他对阿黛尔说：“记得那个超级碗派对吗？改日期了。今晚六点。”

电话里一阵沉默，阿黛尔说：“你有次不是说电话没人监控吗？”

“我说不一定有人监控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直说，告诉我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“嘴贱小姐说得好，”弗利说，“你在外面的自由世界。”

“有什么自由的？我在找工作。”

“魔术师曼德勒怎么了？”

“神奇术士埃米尔。狗娘养的德国佬叫我滚蛋，另外雇了个姑娘，金发的。”

“居然换掉你？他肯定疯了。”

“埃米尔说我年纪太大。”

“做什么年纪太大？看帽子里飞出白鸽吗？你穿那身魔术师助理的小制服，迷人可爱得要死。你一眨眼就能找到新工作。放个广告好了。不对，先别打岔，”弗利说，“我打电话是因为……”

“我听着呢。”

“因为是今天，而不是星期天。六点左右，现在只剩下几个钟头了。所以你必须去找到巴迪，无论他在干什么……”

阿黛尔说：“还有开另一辆车的那家伙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巴迪想用两辆车。”

“你说的是可能想。”

“好吧，他要用两辆车，所以他找了你在隆波克认识的一个人。格兰·迈克尔斯？”

弗利没有说话，回想一个年轻人，他永远戴着太阳镜，哪怕是看电影的时候。

“挺可爱，但脏兮兮的，”阿黛尔说，“头发长极了。”

但他的身体可一点也不可爱。弗利记得他总在放风场上努力晒黑自己。格兰·迈克尔斯。他按客户要求偷高级车辆，跑来跑去交货，甚至包括墨西哥。嬉皮打扮，总说女人怎么勾搭他的故事，甚至有电影明星，但弗利和巴迪一个都没听说过。他们叫他种马。

“你见过他了？”

“巴迪认为我应该见见他，以防万一。”

“万什么一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你问他。格兰说他觉得你酷得很。”

“确实，哈。告诉巴迪，要是见到他戴太阳镜，我就上去踩得粉碎。甚至不一定先扯下来。”

“你还是很奇怪。”阿黛尔说。

“最迟六点差一刻。但别用你的电话打给他。”

“你每次都这么说。”阿黛尔说，“求你千万小心一点。还有，别吃子弹。”

五点，弗利发现外号“精灵”的变童犯独自黑着灯坐在礼拜堂里，这个皮包骨头的白种青年拱着肩膀坐在窗口，一叠小册子放在身旁的座位上。弗利打开灯，精灵抱着脑袋扭头张望，无疑害怕他又要挨打了——变童犯在自认高人一等的群体里就是这个下场。

“你会弄坏眼睛的，”弗利说，“别黑灯瞎火地读灵性启迪读物了。走吧，谢谢。我得和我的救主单独谈谈。”

精灵一出门，弗利就关上灯，沿着窗户走了一遍，将棕色印染的古老窗帘降到一半，让亮度只够看见座椅的轮廓。他绕到礼拜堂的另一侧，穿过一个门洞，走向正在增建的耳房——框架已经搭好了，散发着新木料的香味，宽阔的开口尚未安装窗户。

他看着监狱木匠丢弃的木料（他们完全不把浪费当回事），视线落在一段二乘四的木梁上。

弗利本来想用铅管做他想做的事情（这儿有的是铅管），但他喜欢这段木料劈裂的形状——木梁沿着轴线逐渐变细，像是一根棒球棒。

他捡起木梁，试着挥了挥，想象一个平直球呼啸飞向放风场。监狱的半数人口聚在放风场上，他从窗户开口能看见这五六百人，他们无所事事，懒洋洋地东靠西靠，这儿没有足够的活儿给他们做。天色开始变暗，天空还剩下最后几缕红霞，哨声响起：所有人返回牢房，准备晚间点名。点名需要半小时，重新清点人数需要十五分钟，然后他们就会确定有六名囚犯下落不明。到时候他们会放狗，而奇诺和他的弟兄们在甘蔗地里狂奔。

筋疲力尽的囚犯从放风场回来，穿过一扇大铁门，走进监狱大楼。

弗利望着他们，心想：朋友，你要争分夺秒了。

他回到礼拜堂里，把木梁球棒放在一张长椅的座位上，脱掉囚服上衣盖住。

奇诺会浑身烂泥地走进礼拜堂，吩咐他的弟兄们要有耐心，等天黑了再出去。

弗利听见礼拜堂的门打开了。他转过身，看着狗哥进来，扫视一圈，然后关上门。他没带武器，腰间只挂着对讲机和手电筒，帽舌拉下来盖着眼睛。这家伙很紧张，他的手